

冷梦·著

天国葬礼

上

群众出版社

天国葬礼

冷梦·著

群众出版社



作者近照

(摄影 刘 平)

此后这个问题久久纠缠着我。我想我应该搞清楚它，否则，我就证明不了周励给我说的那段我认为至关重要的话的真实性。

我想得很苦。

一天，我觉得我在睡午觉。我的午觉相当于别人的夜觉——我应当说明我是一个昼夜颠倒的人。因此我的午觉很沉很甜。这时，我分明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附在我耳朵说：

丽君你不要再想因为你永远也想不到那里是什么地方我告诉你那是天边以外的一个世界一个可以让我的励哥灵魂永远安宁的地方一个可以让我的励哥最终得到公正和公平的地方……
那里，我想是天国。

1997年5月15日完稿于冷宫
1998年10月23日全书修改完毕

这是一些曾被历史遗忘了的人们。在秘密警察档案里，我搜寻到了一个又一个鲜活却尘埋已久的名字。他们是秘密的中共特工们。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

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无名死去的英魂们和冤魂们。

——题记

目 录

引 子	神秘铁匣、天书和老妇	1
第一章	狱中秘谋 一个特工的诞生。南京特工总部监狱和上海秘捕	12
第二章	潜回汉京 杨虎城密台台长。营救委员长的南京特工和杨虎城的“处决令”	54
第三章	两个女人 “黄金舞弊”案。一棒杀人的中统党派调查科长和风流的风风狭台长	78
第四章	代号“梅花 K” 八办“特情”失密与处死。神秘的榆绥之行和女译电员之死	124

- 第五章 陆军土桥监狱 178
芙蓉巷9号。震惊朝野的
秦州“党潮”和蒋介石手
令“镣解重庆”
-
- 第六章 与魔共舞 239
再建密台。保卫局“地下
军”和“工人共党”案扑
朔迷离。“风流案”与政
治阴谋
-
- 第七章 密码专家“毛森” 313
秦都血案。中秋夜的最后
的晚餐和枪口下的旧日
情人
-
- 第八章 情仇不共 363
一夜风流。烛光里，我永
远埋葬了你。活埋交通李
离之謎和险情丛生的生
死途
-
- 第九章 死也是中共 448
密台破获。毛人凤飞抵汉
京和“汉京间谍案”。殉
“情”的女特工
-
- 第十章 谍案之謎 510

魔窟审讯。特高组和太阳
庙军统秘密监狱。情报处
长死里脱逃

第十一章 神秘的“周公馆” 590

死亡约会。保密局少将站
长的秘捕计划和“特刑
庭”审判

第十二章 “骗”你到永远 650

中共神谍。极密的“格伯
乌”和周公馆里的秘密电
台。胡宗南约见的最后
一人

第十三章 特别通缉令 691

金杯鸠酒。保密局密令：
即予枪决，具报。特工天
才和香艳女子的生死恋情

第十四章 死后的冤魂要开口 733

招魂雪辱。12年后北京
秘捕；谜团般的历史和鹰
嘴监狱

尾声 天籁 771

神秘铁匣、天书和老妇

1

老妇人脸上一片澄明。

“你来了。”

她说。声音极年轻，有如二八少女。她缓缓转动摇椅，面向着我。在一瞬间我略略感觉到了一种惊骇。这是怎样的一张脸啊，核桃皮般的细密皱纹将这张脸挤成木乃伊一样的面具，很难相信那声音就是从那两张干瘪的、毫无血色、甚至乌青发紫的嘴唇间发出的，更难以置信的是老妇说那句话时的表情。她慈祥地笑着，像是面对一个熟识到不能再熟识的朋友，一点不陌生，也绝无半点生疏之感——而我，在半分钟以前还根本不认识她！

……

我推开两扇斑驳的木门，走进一个荒芜的小院，院子里蒿草齐膝，只有一条很窄的小径通向一座古老的厦房。这是一间弃屋。一间没有门的弃屋。小径在这里断了。要穿过弃屋，只有从那两扇朽烂的窗户翻过去。我没有半点犹疑。因为我要完成一项使命。我们所居住的这座古老的城市这几年在大兴土木，沿城墙这一大片民房都已拆成废墟，只剩下城墙和城河之间的这座古宅

孤零零遗留在此，我必须说服它的主人；否则，这天黄昏时分无论采取什么行动这座宅院都要从地球上消失……

我翻过弃屋的两扇朽烂的窗户，眼前出现一间孤零零的小屋，门开着，一个老妇人背对着门坐在一张核桃木的桌前。

“我……等了你——好多年、好多年了……”老妇人平静地低吟道，语气的顿歇间伴有轻微的叹息。这回我听出来了，这极年轻的声音里有着一种空洞、飘乎乎的东西。就在我正在琢磨这老妇人是否有谵语症、或把我和她记忆中的某个人混淆在了一起的时候，老妇人用非常清晰而肯定的语调说了下面几句话，这话着实把我惊骇住了。

“你叫丽君，生于1950年5月20日……”

“你怎么知道？”

我几乎失声尖叫起来。

老妇人微微一笑：“他说的。”

“他？他是谁？！”

老妇人仍微笑着，并不回答我的问题。

“他说，整整一个花甲子后，有一个和我同名的女子，降生于他离开人世的那一天……这女子就是我要等待的人。你就是。”

我确实叫丽君，确实生于1950年5月20日，但整整一个花甲子？……不对！在我被老妇人神咒一般的话语搅得晕涨的大脑里还留下着一分清醒：一个花甲子60年，而现在……

老妇人用一种清澄的目光看了我一眼：

“那是1926年，北洋军阀围城的那一年。”

不错，从1926年到我见到老妇人的这个时候，恰恰是整整一个花甲子。可是，这“甲子年”又与我有何关系呢？

“一切，都是从那年的那个夏天开始的。”

老妇人极轻极柔地说。我看了她一眼，她的脸上带着凝滞的、空渺的笑，笑容在这张木乃伊一般的脸上竟然表现得那么柔

美，宛若一个青春少女的甜靥。这笑容使我的心悸动了一下，我知道，时光滞留在了那个属于老妇人的1926年……

那年的夏天究竟发生了什么？需要一个人用60年漫长的光阴去频频回首、甚至让她生命的钟摆停滞在那个时候？……

老妇人缓缓转动着摇椅，我这才看见，在核桃木的桌上，摆着一只漆皮完全脱落的铁匣。她的目光落在匣上，颌首道：

“这是他让我交给你的。”

老妇人说，语调庄重得像位女王。我不由自主地抱起匣子。匣子并不重，比想像的重量要轻飘许多。

我抱着铁匣站在老妇面前。

2

许多年以后，当湿润的泥土叮叮咚咚砸在励哥躺着的那口薄棺上时，站在墓地一株孤零零刺玫旁边的丽君充满泪水的眼睛里闪现出的却是他站在阳光下向她微笑的模样。那模样的确很特别，谈不上俊美，却有一种慑魂夺魄的力量，一丝微笑挂在他的嘴角上，但整个面容却给人一种森冷，森冷到仿佛一块冰突然嵌入到丽君的心口上。那一瞬间以至以后许多年，丽君都说不清楚她对他的感觉，温暖如春、森冷彻骨？情意绵绵、冷酷无情？善如天使、邪恶如魔？……那么多那么多东西似乎都交织在了那副面容上。

关于励哥的死。她说。传说很多很多。他是突然间死于一个薄明时分的，监狱看守人员发现他的尸体时，他蹣跚屈着身体，面孔朝下，躺在冰冷冰冷的水泥地面上……

他仿佛死于心脏病猝发。悲哀和痛楚窒息了他的心脏。他又仿佛死于一种神秘的剧毒物品。他死后的面容据说显得痛苦不堪，大睁着的眼睛里似乎凝结着永世的不甘……

他可能死于自杀。但也可能——

出于一种政治的或其它目的的需要，他被秘密地处决了。因为，他的脖子上有一道深深的勒痕……

“绞死的？”

我不胜骇然。与此同时，一股震颤和栗冷通遍我的全身，我感觉我仿佛是在同一个鬼魂对话。一个人的死法里，怎么能够演义出这样许多故事？故事的几种方式里显然都存在两种可能性。我想，如果有勒痕那也可能是自缢身亡。监狱里的犯人不想活时总会有千奇百怪的寻死办法。

老妇人显然不这样认为。她认为自杀不可能是周励的英雄结局。

“我没有看见他死后的面容……”

老妇人怅怅然。当那口薄棺沉进潮润的泥土中的时候发出过一个很巨大的响声。老妇丽君说那时夕阳西下，整个空寂的墓地只有她和那两个掘墓人。尸体大概很轻，因为那两个掘墓人并非用很大力气就一人按一根绳索将棺木沉进了墓坑里。因此它不该发出那么骇人的响声。丽君的心被那响声震碎了，她感到她自己同时也躺进了墓坑……

那片墓地。老妇丽君用一种无以言说的眼神看了我一眼。不是普通的墓地。励哥葬着的地方，是北平郊外监狱公墓。许多年里，他就躺在那片茅草丛生的监狱墓地里，默默无闻地同那些共和国的敌人们、他生前的死敌们，朝夕相伴着，直到后来有一天……

3

“你是说他——那个你叫励哥的人——周励，死于1950年5月20日？”我抱着铁匣站在老妇面前时特别强调了周励的死期。

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这说明她的情人是死于共和国的正义审判下的。那时，新生的政权进行了一场急风暴雨似的镇反运动，以我所具有的历史知识，我知道，一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就是在那次镇反中结束了他们血腥的和罪恶的生命。那么，这个周励，既是以反革命分子的面目死于新生政权的镇反运动，他就并不值得我的同情。

我的面部瞬时钢浇铁铸般地冷峻。

老妇“读”懂了我的面容。

她用一双洞穿了我的灵魂的眼睛望着我。她说：“我是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姑娘，我是一个有着半个世纪党龄的党员。你说，我会怀念一个反革命吗？”

我无语。

我觉得这事很怪。

“32年以后，他身上覆盖上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旗。他躺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里。是我亲自为他送的行。第二次送行……”。

老妇用一种柔美的声音说，那声音极美极美，像是八音盒敲击出来的叮咚声，甚至比二八少女的莺语婉转还要美好。我想说，那是用钢琴弹奏出的有如《少女的祈祷》似的深婉叹息……

“可是，他……究竟是以什么罪名……被判决的？”

我瞪着两只眼睛。只能说，更加困惑和糊涂。我不能不问这样一个问题。这是在此种更加困惑和糊涂的状态下必然要问的一个问题。一个被镇反掉的“反革命”，32年后，却又躺进了共和国最为神圣的革命公墓里？我知道，有资格躺进那片肃穆的和圣洁的公墓的，是英魂，是忠魂，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和功臣们……

4

周励被关押在公安部监狱第十室，代号“204”。

他被判处死刑的罪名是：“忠心事敌，专门破坏我党地下组织。”

《判决书》里写明他的身份：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专员、秦州省中统高干。历任职务：秦州省党部调统室主任、中统西北区办事处副专员。

法官宣布的他的罪行是：

从调查、检举所获材料证明，罪犯周励是敌特务机关长期精心驯养下的一个所谓“有才干、敏感、机智、善辩”并善于搞破坏活动的彻头彻尾的高级特务分子。犯罪事实：第一，派遣特务建立延安潜伏电台，布置特情，建立敌特机关陕、甘、宁边区情报据点及秘密指挥系统。第二，两次以敌电讯视察的名义去延安及我边区各地，刺探我中央重要情报，骗取我中央的信任，竟至混进党内，所谓“二次入党”。第三，破坏我地下武装组织“西北人民自救军”，逮捕司令王振甲等多人，三人致死，十余人长期关押敌集中营，此事受中统局嘉奖并接受胡宗南特别奖金。第四，杀害我关中区派赴汉京的秦州地下省委交通科长李离。第五，逮捕我中央工委地下组织负责人冯兆和并严刑拷打诱其投降。第六，抓捕并严刑拷打我平民铁工厂工人地下党员20多名。第七，参加胡宗南极密特情组织“格伯乌”，出卖我重要情报，并向胡宗南出谋划策提供“黑名单”以向人民榨取金条。第八……

“以上犯罪事实证据确凿，现有人民群众检举揭发材料1800余份，中统局档案材料（包括来往电文、信函、委任状、嘉奖令等）430余份，秦州省调统室档案材料（包括卷宗、审讯笔录、

名册、表格等) 650 余份, 秦州中、军统及敌伪党团骨干交代揭发材料 990 余份。”

法庭宣判完毕, 照例问道:

“周励, 对你所犯罪行, 你是否伏法认罪?”

5

当法庭宣判的时候, 周励一直坐在囚床上, 紧闭双目, 始终一言不发。这时, 他站了起来:

“我要求见毛主席。”

周励提出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请求。

“你怎么能见毛主席? ——毛主席日理万机, 怎么能见你? 怎么知道你?”

法官大约觉得这个请求太奇怪, 不禁微微笑了。

“我是毛泽东主席特批入党的中共党员。”

周励清清楚楚一字一顿地申辩说。

“我第二次入党的介绍人是党的三位高级领导人。——毛泽东主席特别批准。我受辜凌森和中共中央情报部的直接领导。我是中央情报部正式任命的汉京情报处副处长。关于我长期潜伏敌特内部, 为党秘密进行情报工作的材料和我提供给中央的几千余份情报, 全部存档于中共中央情报部。这是我的另外一份档案。它们可以证明我的真实身份和秘密使命。可以证明我对党的忠诚和无罪。我的身份和使命很特殊, 因此, 我请求在没有完全搞清楚事实之前, 能够允许我直接向毛泽东主席或我的上级领导人前情报部长康生同志申诉。”

法官用极深沉的目光看了他很久。

“不可能”。

“为什么?”

“你的二次入党问题，《判决书》里说的很清楚。你当时进入延安，是受中统局和胡宗南的派遣，进行特情工作的，中央对此很清楚。只是因为对敌斗争的需要，才特别安排了你的所谓‘二次入党’和任命。这些，我们特别请示了中央情报部和康生同志。”

法官最后问：

“你还有什么说的？”

周励僵冷着。

法官用明显嘲讽的目光望着他：“比你小的多得多的特务、反革命分子都已经被镇压。你说，你这么一个大特务、特务头子，怎么能够逃之夭夭呢？”

周励仰脸望着囚窗。很小很小的囚窗，漆黑漆黑着。此时是5月19日的子夜时分，天像墨一样黑，囚窗似比墨还要黑。周励心的窗户像这囚窗一样重重地阖住了。突然，他仰着脸，发出一阵瘆人的笑声。

同法官一起的其他人都被这笑声惊怔住了，面面相觑。法官也拧紧了眉头。

等到周励收住笑声，等到他转过身来，法官看见他面容森冷得可怕，却也尊严得有如帝王。

“我没有什么话好说。如果说有，只有不甘！我自负为情报天才，自负自我出马以来，尚棋无对手，自负我的情报技术用间技术只存乎于一心，神龙见首不见尾。倘若我周励当初死亡，无论死于蒋介石、胡宗南、徐恩曾、叶秀峰、戴笠、毛人凤任何一个人的手里，我都心甘情愿！而让我这么死去，我只有不甘！——不甘！不甘！！不甘!!!”

周励大叫三声“不甘”，“哇”地一声喷出一口鲜血。鲜血飞溅在雪白的牢墙上，像乍然怒放的一朵血花……

但牢房的门已经“砰”地关上。

6

.....

“这就是他的最后情形，丽君。”

老妇轻唤着我的名字，其实也是她的名字。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他。我只想告诉你，励哥当年说过一句话，他说，人世间的许多事情，并非至善，也非至恶，善恶之间，其实是有着一条荆棘小径，遗憾的是从来没有人踏上过它。因此它对人类来说，尚是一条神秘小径。但愿它，能引导你踏上它。一条人类的神秘小径。”

老妇的目光，很清澄很和善地从我脸上移向我胸前紧紧抱着的铁匣上。

7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离开那个小院。只有一幕记得清清楚楚：我抱着漆皮剥落的铁匣站在齐膝深的蒿草中，抬头看了一眼挂在半天空上的赤红赤红的太阳。这不是梦。这确实确实是公元1986年的太阳。

这天黄昏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人惊骇的事情。推土机开到了那座古老的宅院门前，闹闹嚷嚷的人群使劲拍打着斑驳陆离的木门，突然，一片火光冲天而起，早已朽蚀的屋子轰然倒塌，红红的烈焰中，只见一个黑色摇椅上端坐着一位一身缟素的老妇人。老妇人双手平平地放在膝上，一脸的澄明，神色极度安详，当烈焰吞向她时，只有我——我相信只有我——看见了她对我的深深的一瞥。那是卸下重负轻松自如的一瞥。那是终于可以享有永久宁静、深感慰藉的一瞥。我感觉那一瞥中似乎有深深的叹